老子盧齋口義

老子鬳齋口義發題

鬳齋　林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

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其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

老子鬳齋口義上

鬳齋　林　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

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欵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褻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為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領濁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閒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為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

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

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

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爲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趍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趍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

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

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礲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

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
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爲功與物相忘也養
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恩與民相忘也不仁
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
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

曰天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亦是此意芻狗之爲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
不着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
說者以爲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
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
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
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
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
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
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

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爲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爲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

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

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爲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爲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眞空實有眞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

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所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鋭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鋭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鋭無有不折不甚不鋭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

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說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一者合也

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

造物以爲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物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字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爲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爲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爲貴身不知其貴身之身也知其貴身之可貴知其貴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

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搏

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觧上二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

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

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强爲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猶兮猶也若人之畏四鄰而不敢有爲也容者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冰之將釋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

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爲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

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此心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若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

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矣上德

既棄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爲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爲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兮猶也猶許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

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

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令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絶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

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為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為不足畏則其為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著迹也此我之

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昬也昬昬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昬昬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飄然而無所止宿此即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其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己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

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

有功不自矜故長久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
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是能不足而後能有餘
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
三字又紬繹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
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
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
而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
了却提起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

奇處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
他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弊四
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
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
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
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也謂

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着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着也跨者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者則爲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

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爲求反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

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竒論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爲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着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躁也離麗也其胸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

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爲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爲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爲重以身爲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況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着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爲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爲善是不善人

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
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
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爲智
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
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
無欲艷也知守有能爲而不爲之意谿谷在下水所
歸也言始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爲式也常德即
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
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
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
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
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
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

以道御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爲者則必敗執者則

必矣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隳者聽其自隳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爲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此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物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災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也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爲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

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

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爲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君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全是以兵爲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之且君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

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殺人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爲凶而不爲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夫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相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

之自然之道也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故
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
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
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之水
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
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
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内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强在内之果也自勝者强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强也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

自大故能成其大

況于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豢頼也萬物皆豢頼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

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延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謂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噏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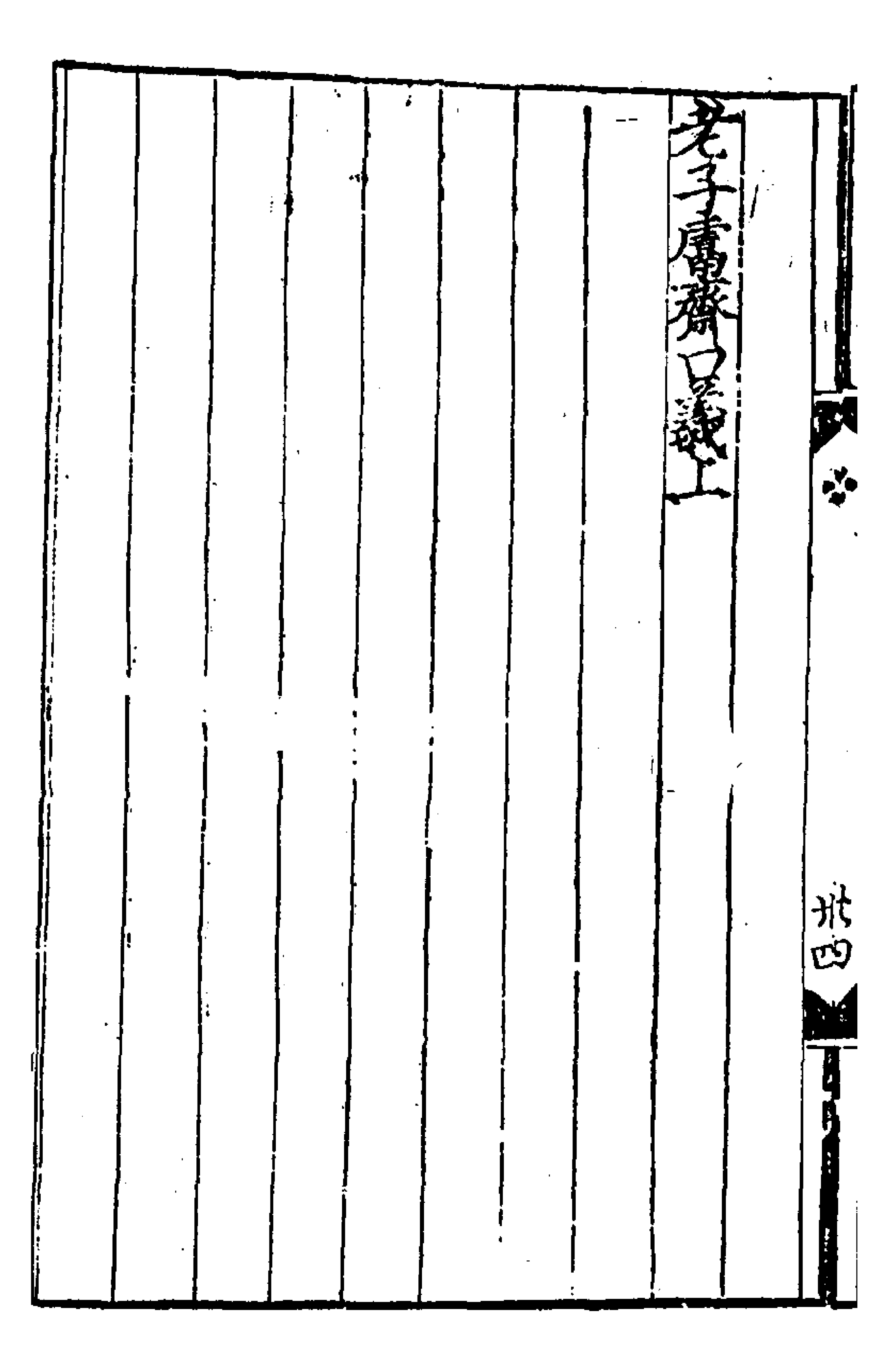
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
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
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
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然而
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
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吾但以無為之

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而幾循依相尋不已而復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粘上句化字說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功處也



老子鬳齋口義上

老子鬳齋口義下

鬳齋林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爲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太上其次之論無爲而無以爲即無爲而無不爲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也下德之有以爲則爲容心矣旣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以仁爲上德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爲下德也老子之學以禮爲强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爲愈下矣爲之而莫之應强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强以手引之强制牽拽之也只是

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扔之道自然也德有得
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
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
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
仁義禮皆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
也若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
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爲出於人僞故曰亂之
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爲智則非道之
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爲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
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爲禮

而爲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無象地之所以安靜而

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列裂猶周易言毀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蹶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蹶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爲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

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曾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輿無輿與譽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其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衡爲軾遂無車矣車遂爲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琭琭然落落然終不可數車則可有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況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

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
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若昧惟
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
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為進
也夷平也纇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
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
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
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
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質真之質纔一而
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

大方者大虛也大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嘗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無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

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爲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爲師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閒無縫隙也無有則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閒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閒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爲無不爲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者身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爲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着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曰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沖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枉然枉則直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便能爲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爲天下之正猶曰爲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其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爲罪爲禍爲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爲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矣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爲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爲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則日日求自益爲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書多者無明俞多亦此意也黜聰明隳肢體去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無爲無不爲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爲喻其言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别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閒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

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孟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非以其不信爲信也但以無心而已怵怵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猶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弃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幾妙處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

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
未爲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
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
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動也
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
爲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
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
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
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
此處又提起箇善攝生者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

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所與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

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

然則爲常自然者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爲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
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
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
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
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
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
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
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
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

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為至明所守者剛退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道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爲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斜徑之路發爲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爲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已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爲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爲富强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謂工絶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長上音

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以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章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

實而無僞脩諸家則積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爲一鄉之所尊脩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

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
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
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
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朘
亦作者精氣盛也朘赤子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
嗌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嗌咽喉也嗄氣逆也
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
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

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爲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以此爲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爲也已者止也三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

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礪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不自炫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前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疏利害貴賤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

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也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爲好

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

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盖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爲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劌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劌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亦廉遠地之廉不劌不傷也廉利則必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焰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

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積德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為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柢元氣之母也久

視精神全可以以視而不勝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只頭一句以喻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擾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

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若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爲然也地盡地之道不干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爲陰陽明則爲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

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卑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

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卑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卑下者以靜為道故曰以靜為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鑄剌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老子勞攘之論

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奧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善人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

之此即中以養不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爲美言以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絶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邪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藝家有曰不欺廢惡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如鄉落之間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爲善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虚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如坐進此道

且古之以此道爲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爲仁由己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爲可貴故曰

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甚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斡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

況他人乎此章蓋謂前言易者無爲無事而易行也
非以輕易爲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
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
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

謀之則易爲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爲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二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爲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嘗敗之者不

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

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之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於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

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爲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于衆舍己從人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

而後爲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爲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爲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前章
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
大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
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爲有所肖
象則爲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
時俗語如此發明也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
添也夫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
人人有貴於己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

敢先故爲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爲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鬬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爲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鑑矣前言三寶此[illegible]

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惑甚也不與不與物爲對也用人爲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毋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衆當時之語以爲喻也用兵者不敢爲主而爲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爲行以不攘爲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爲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自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

爲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洮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己也宗主也君亦主也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是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

惟無知然後不我知旣言天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章不笑不足以爲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己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爲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之爲病而病

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爲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喩也居居廣居也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敕之辭言不可於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

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紬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雖聖人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衆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爲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

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其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爲難能也天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謀之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甚疎闊而無有漏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

喻道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衺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衺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

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爲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斵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求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爲言爲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身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
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
草木之生死爲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兵與木而
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
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爲上堅強
爲下共猶冢上木拱之拱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
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也高
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下者必舉
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
人之爲道何爲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
之不足而爲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
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惟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
人所以雖有爲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

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水爲至弱而能攻堅強毋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

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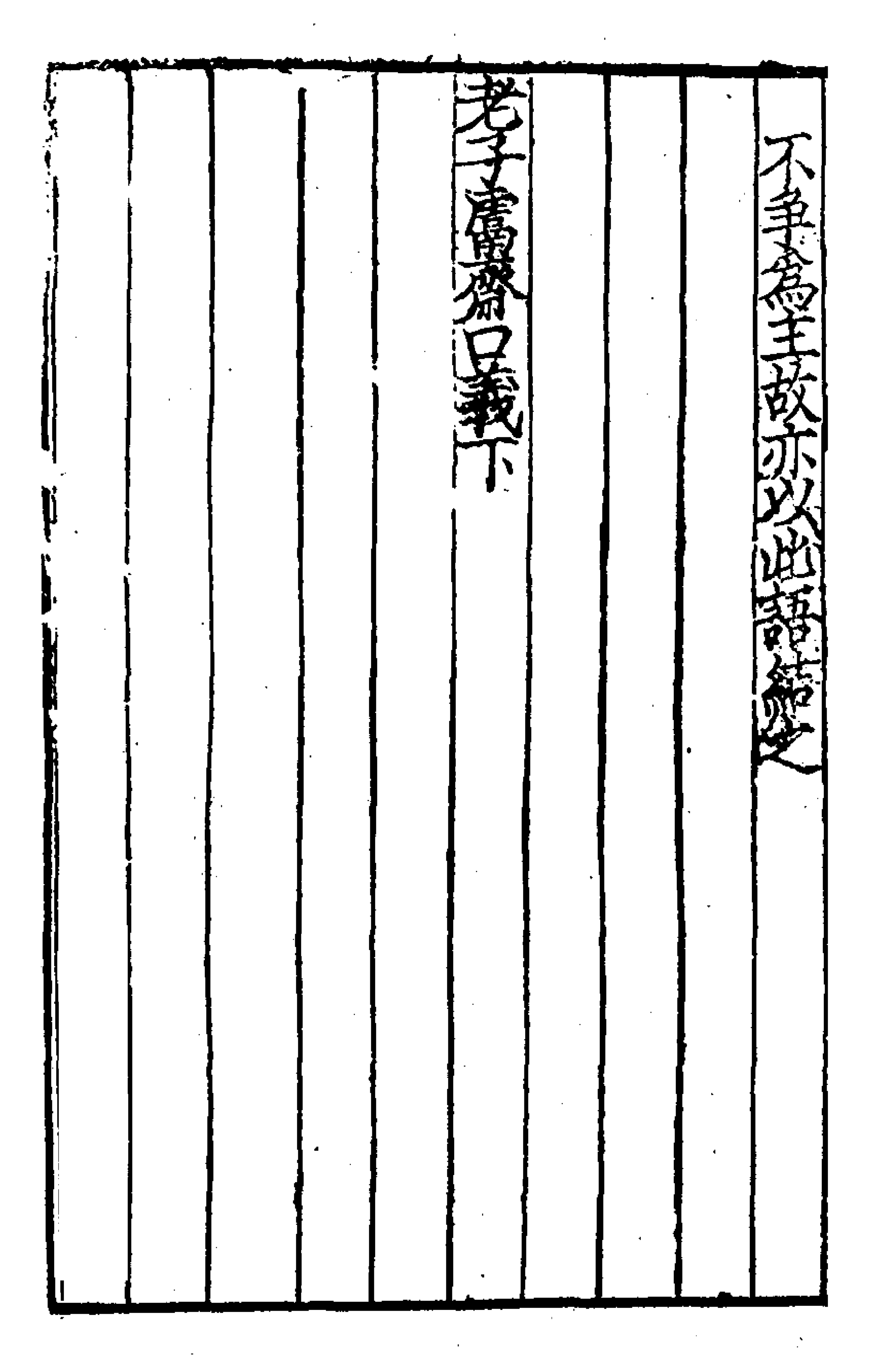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

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含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朴也甘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鄰國雖近雞狗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絕也絕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絕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人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抵以



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老子鬳齋口義下